

孔門的推銷員端木賜

孔子不是個只餓著肚子喊清高的人。他的門徒中，有貧民原憲，顏淵，也有資本家端木賜。論語“先進”篇記載：

子曰：“回也其庶乎！屢空。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”

記得：好多年前，看到作生意的人，懸挂著“端木生涯”“億則屢中”，都是表示步孔門弟子端木賜（子貢）的後塵。

一個“屢空”，一個“屢中”，有貧有富，而同為孔門弟子。可見孔子並不堅持一窮二白，也不以為是商則奸。他不反對財富，只是反對像冉求那樣，為貪污權臣季孫氏作走狗，開除他的學籍，還要門徒一同採反對的行動：“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”。

孔子最欣賞推重的愛徒顏淵，不幸早死，可能因為“以簞食，以瓢飲”，艱苦生活，死於營養不良。子貢比孔子約小三十歲。那麼孔子去世的時候，他大約四十歲。顏回（子淵）逝於三十二歲，在孔子之前；那麼子貢與顏回該是孔子弟子中最年輕的人。

古時並沒有入學及成績紀錄，而除論語外，缺乏可靠的原始資料，我們不能完全知道孔子如何造就子貢。不過，在論語中，孔子和子貢間的師生對話，比誰都多，可見子貢的勤敏好學進步，而且他們之間，顯然有溫暖和親切的關係。

子貢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不肯認命。可見他本不富足，是勤奮進取，“不受命”，是說他不聽天由命，努力經營，因而致富，這樣的人，有過貧窮經驗，不敢驕傲。

子貢曰：“貧而無諂，富而無驕，可乎？”

子曰：“未若貧而樂，富而好禮者也。”（論語“學而”）

那時，子貢已經生意作得不錯了，他覺得自己能夠有成而不驕傲，該算很好；但夫子卻叫他更進一步好禮；或也暗示他該學習顏淵的榜樣。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“賜也，賢乎哉？夫我則不暇。”
（論語“憲問”）

這是有啟發性的問話：輕微的責備，並不用子貢的回答，但足夠給他好好想一想。那時，可能是子貢新入杏壇大學，少年氣盛，“方人”或作“謗人”，意思是批評人的過惡。老師說：“端木賜啊，你自己夠完全了嗎？至於我，立心自修，沒有時間講別人的壞處。”

也許，過了一段時間之後，子貢向老師提出一個問題。因為顯然作人要明辨是非，而且他自己聽過，孔子也不止一次判斷別人的是非。“應該不應該有厭惡和不喜歡的事？”

子貢曰：“君子亦有惡乎？”

子曰：“有惡。惡稱人之惡者，惡居下流而訕上者，惡勇而無禮者，惡果敢而窒者。”

曰：“賜者亦有惡乎？”

“惡徼以為知者，惡不孫以為勇者，惡訐以為直者。”

（論語“陽貨”）

孔子回答說：“我不喜歡的有四種：專講人壞話的，部下毀謗上司，剛勇而沒禮貌的大老粗，固執而閉塞不求進的。”然後，老人家問子貢：“你呢？”

子貢回答：“自然也有。弟子恨鸚鵡學舌卻自以為智慧的人，不知謙遜把粗魯當作英勇的人，攻擊別人而表明自己為正直的人。”

子貢認識知過能改的可貴。

子貢曰：“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”（論語“子張”）

他不掩飾自己的過錯，而且樂於改正。這樣實踐的人，知道不足，有心求進步，請教如何才可成為君子。

子貢問君子。

子曰：“先行其言，而後從之。”（論語“為政”）

孔子以為要先能夠行自己所說的，才可以教導別人；有巧言而無品德的人，不是真君子。

子貢請問有否可以一生奉行的教訓。

學習過了一段時間，子貢想知道自己進步的程度。

子貢問曰：“賜也何如？”

子曰：“女器也。”

曰：“何器？”

曰：“瑚璉也。”

子貢問：“我學習得如何？”孔子回答他：“你已經成器了。”並且說，他得了“A”的成績，可以作宗廟的器用，如同夏朝的四璉，商代的六瑚，就是社稷之材。不過，孔子不想他太得意，叫他向顏淵看齊，使他知道還不如顏淵的前進。

子貢問曰：“有一言可以終身行之者乎？”

子曰：“其恕乎！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”（論語“衛靈公”）

孔子看到子貢對他非常推崇，甚麼事都來請教，就問說：“你好像以為我甚麼都通曉吧？”

子曰：“賜也，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？”

對曰：“然。非與？”

曰：“非也！予以一貫之。”（論語“衛靈公”）

子貢說：“當然啊！難道不是這樣嗎？”

孔子藉這機會，告訴心愛的學生一個要理：“不是的，世上沒有廣有一切學問的人，而是能以一道貫通萬理。”這話他也對曾子說過：“吾道以一貫之。”曾子的解釋是：“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。”（論語“里仁”）有“忠恕”為體，可以貫通知識，才可學以致用。

子曰：“君子之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”

子貢曰：“夫子自道也。”（論語“憲問”）

孔子自己說，他沒有達到智仁勇的極高境界。子貢以夫子是自謙的話。子貢和孔子可能都對；子貢看夫子已經有可誇的成就；在夫子看來，還要追求達到完全的理想。

進步的要訣，就是孔子所說的：“知之為知之，不知為不知。”意思是：知道自己知道的，也知道自已不知道。

子貢在德業，學業，和事業上，一同起飛，建立了相當的名聲。他善於言辭，又有資財，自然不缺乏人捧他，有的或藉以貶低孔子。其中有個叔孫大夫，不僅自己欣賞子貢，也向同僚們散播這樣的話。但子貢遇到這樣的稱讚，不會因而高傲起來，反而藉機推崇孔子。

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：“子貢賢於仲尼。”子服景伯以告子貢。

子貢曰：“譬之宮牆，賜之牆也及肩，窺見室家之好；夫子之牆數仞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美，百官之富。得其門者或寡矣！夫子之云，不亦宜乎？”

他更教訓詆譏孔子的人說：

“仲尼不可毀也。他人之賢者，丘陵也，猶可踰也；仲

尼日月也，無得而踰焉。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？
多見其不自量也。”

“夫子之不可及也，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。”
(論語“子張”)

子貢真的把孔子捧上天：比之為日月，又以為夫子如天之不可攀升。從前他專看人短處，而現在知道稱揚夫子的高明，正顯明他德業的進步。

司馬遷說：

倉廩實而知禮節，衣食足而知榮辱。禮生於有，而廢於無，故君子富，好行其德；小人富，以適其力。淵深而魚生之，山深而獸往之，人富而仁義附焉。富者得勢益彰，失勢則客無所之，以而不樂。諺曰：千金之子不死於市。此非空言也。故曰：天下熙熙皆為利來；天下壤壤，皆為利往。夫千乘之主，萬家之侯，百室之君，尚猶患貧，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？(史記“貨殖列傳序”)

子貢的事業進步了，他真箇“仁義附焉”。他沒有倚仗財富驕人，而用他的財富以“行其德”。

周敬王四十一年(479 BC)，孔子崩逝了。弟子們為夫子服喪三年。只有子貢，建造了房子，住在孔子墓旁守喪三年，思念老師的典型。然後載車馬布帛為禮物，出使諸侯。他不是去奴顏婢膝，乞官求爵，也不是逞富顯能，表現自己，而是宣揚孔子的學說。所到的地方，“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”，以同等地位對待他。這樣善用錢財，確是“得勢而益彰”。

近人有提倡“發達神學”(Theology of Prosperity)的，只“向錢看”，不問錢是哪裡來的，以為冉求那樣的發富，也是“神的賜福”；也不注意如何使用，並不是負責的管家。或

是到了教會，儼然又是一家公司老板，代替神的地位，更是不應該的。

盼望教會中多有端木賜這樣的人，知道在靈程上學習，達到完全的地步。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